

重建新世纪的价值观

陈晏清

我们目前正处于新旧世纪交替的历史时期。从哲学价值上反思我们刚刚走过的 20 世纪，展望新的世纪，是非常必要的。在 20 世纪，片面的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局限性已经充分显现出来。只有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实现价值观的变革和重建，才能为新世纪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思想基础和精神保障。价值观是支撑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它决定着人类行为的取向，决定着人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和旨意去开创自己的新生活，因而它对于人类的生活具有根本性的导引意义。探讨世纪之交价值观的变革与重建，是全人类关注的问题，是世界性的重大时代课题。这正是我们召开这次“新世纪价值观”国际研讨会的主旨。

价值观作为人对自身生活意义的反思和追求，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又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在历史上，现代文明的价值观是随着人类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而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它既有效地引导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实践，又包含着自身的缺陷。

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文明时代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并广泛运用于物质生产的时代。人类运用科学技术，使自己由过去依附于自

然变为能动地支配自然。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显示出的巨大威力，使得人们过高地估价了科学理性的力量。于是，人由崇拜外部自然、崇拜超人间的神的力量转向崇拜人自身，崇拜人的理性。科学理性的片面发展，使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在 20 世纪，随着科学和工业的发展，人的行为的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人的行为的社会效应空前增大，人对自然的“征服”引发的自然界的报复也更为猛烈地表现出来，造成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严酷的事实使得人们用科学理性征服自然的信念破产，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科学理性的作用，思考科学理性的合理性限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与人文社会科学日益接近的新特点，科学技术的社会影响和人文意蕴更为明显地显现出来，科学技术中的人文价值问题日益突出。克隆技术、人类基因密码的破译等，都把科技发展的道德和价值问题尖锐地提到人们的面前，都凸现出工业革命以来现代文明价值观对科技本质理解的片面性。

工业文明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在充分调动人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刺激了人的物欲的膨胀。在市场经济下，人的物质欲望是以追求抽象的“物”——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对抽象的、一般的物质财富的追求，必然会诱发出拜金主义。物欲的膨胀会伤害人们的情感世界，扭曲人们之间的亲情、友情，阻滞人们的精神交往与沟通，精神生活这片高尚的领地也会受到功利主义的污染。对社会物质财富的片面追求，会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消费观念。如果说在工业文明的早期，勤俭还是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那么，随着牟利性的生产对消费的影响，必然会刺激起人们过度消费的欲望，造成消费主义的祸患。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物质欲求和精神追求相分裂，整个人类文明向物欲倾斜。20 世纪，由于社会经济垄断性，使贫富差距更为扩大，人们的利益冲突更加明显，人们对物欲的追求更加强烈，拜金主义、享受主义泛滥，人们往往用过度的物质消费

填补精神上的空虚。功利主义的观念渗透到精神生产之中，高雅文化被冷落，低俗文化充斥着文化市场。过去认为只要运用理性的力量便可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建立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性的王国”，而事实上，按科学理性建构的官僚阶层组织和机构，不但没有实现自由、民主的预期社会理想，反而成为禁锢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牢笼。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国际社会的冷战、局部性战争的威胁等，所有这些，都从根本上动摇了科学理性主义的价值观，使“理性王国”的理想破灭，使人们普遍地陷入精神的困惑、信仰的危机，人们充满对现实无可奈何、对未来悲观失望的情绪。

在 20 世纪，社会因素的复杂多变使得人们往往不再把生活的价值目标和意义视作确定无疑的，生活世界的动荡不定使得人们难以形成固定不变的价值观念，许多人失去对生活意义的坚定信念，怀疑主义、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随之蔓延。然而，现代社会却又要求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抱有明确的态度，做出明确的自我决定和选择。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需要相对稳定的价值观念的支撑，需要在变动不定的世界寻求到一个安定的精神家园。然而，生活世界的变换不定，理想信念的迷失，又使人难以弄清生活的最终意义。人往往生活在渴望理解生活的最终意义却又怀疑生活最终意义存在的矛盾之中，生活在因缺乏稳定的价值观念而对周围世界无所适从却又必须做出明确的自我决定的矛盾之中。由于缺乏精神的支撑，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脆弱，无法应对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精神病患者增多。

在 20 世纪，虽然居于主流地位的片面的现代文明价值观在哲学上不断地受到批判，但是，西方哲学是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思潮相互分裂、相互对立的情况下进行批判的。唯科学主义用量化的、计算理性的方法评判一切，人的情感生活、精神世界被忽略。人本主义则表现为非理性主义的消极悲观情绪，表现为对人们精神生活危机的一种无奈的态度，因而，都不能为人的积极进取的人

生理想与追求提供理论指导。近年来,虽然这两大思潮呈现出合流的趋向,但是,却并未找到二者统一的现实基础,不能满足人们形而上的精神需求。显然,21 世纪的哲学家们必须探索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关于如何探索在变革旧的价值观的过程中重建新世纪的价值观,我想谈三点意见。

首先,新的价值观的建构要同探索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结合起来。一个社会的价值模式同社会的发展模式是紧密相关的。从一定角度说,社会发展的目标模式同社会的价值模式就是一回事。针对人类文明已经严重倾斜的情况,必须改变以往单纯以经济增长为根本目标的社会发展模式,确立社会生活全面进步的新模式。这几乎已成为各民族的一种共识。同这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相适应,在价值观念上就应当树立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树立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目的的观念。社会在满足人的基本物质需要的同时,要注重人的精神生活的充实,精神需求的满足,使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平衡发展。为此,新世纪价值观的建设,要建立在高度重视人的价值上,反对用物化的价值、异化的价值遮蔽和压抑人的价值,用物欲的膨胀挤压人的精神空间。

第二,新的价值观的建构应以人类理性精神的重建为基础。近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失误不在于它看重理性,而在于它把“理性”概念片面化了。这主要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它越来越把人类理性归结为科技理性,并把科技理性只看成一种工具性的东西,而把价值理性排除于Ⅶ理性Ⅷ概念之外,像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注、社会理想的确立等等都似乎不是Ⅶ理性Ⅷ要做的事情。这样,就会使科技理性或工具理性因失去人文理性或价值理性的制约而片面地恶性地膨胀,也会使价值理性因脱离科学精神的基础而难以培育和健全。其二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倡导的理性实质上是抽象、孤立的个人理性。这种理性会使人用“以

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态度对待自然，对待社会。在人与自然的
关系上，如果说在工业文明的早期，人与自然截然对立的观念还有一
定的认识上的原因，那么，在现代，人对自然环境的肆意破坏则
主要应归咎于不顾社会和他人的利己主义。在人与人的关系
上，抽象、孤立的个人理性导致行为的自觉性和个人之间社会交
往的自发性的矛盾，使个人的理想目标难以达到预期的结果。人的
自我决定与行为后果的超出自我预期之间的矛盾，必然会使人对
理性产生动摇和怀疑，发生理想信念的危机。可见，克服近代理性
主义的片面性，重建健全的人类理性精神，是构建新世纪价值观的
重要基础和前提。

最后，最为重要也最难以处理的是本民族文化与异质文化的
关系问题。价值观念是文化观念的内核，建构新的价值观是个文化
建设的问题。任何一种价值观都必须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但
又难免受到异质文化的影响。本民族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关系问题，
在现代条件下更为尖锐、更为复杂了。现代经济发展呈现出全球一
体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是各种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更加激
烈，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被
挤压在一个平面上，相互碰撞，相互激荡。以电子计算机网络为媒
介的交往方式的迅速发展，使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广泛和紧密，
这又使文化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当代，世界各国的联系不仅
更加广泛紧密，而且具有了新的特点。当代世界已经不再是发达国
家单向度地向其他国家和民族扩张，使其他国家和民族沦为殖民地
的时期。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民族从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的依
附状态下解放出来，摆脱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地位，争取民族独立和
国家主权，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决定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应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任何国家和民族
都不能把自己的文化观念、价值原则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搞文
化殖民主义或文化霸权主义。当然，在全球化、网络化的当代，各民

族的文化又要相互对话、相互交流。一种文化只有通过同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通过吸取异质文化的积极因素，才能自我保留、自我发展。人类文明史表明，文化的保留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形式是，某种文化观念通过汲取异质文化中的积极成分，通过对自身相异的文化的整合使自身得到发展，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观念，原有文化观念以扬弃的形式在新的文化观念中得到保留；另一种形式是，某种文化观念，只是它的积极成分为其他文化所吸取，在其他文化中以扬弃的形式保留下来。前者是自我保留，后者则是被保留；前者使一种文化自身的生命延续下来，后者则使一种文化自身的生命消亡。这两种文化保留形式区分，对于作为该文化的载体、作为该文化的拥有者的民族来说是生命攸关的事情。显然，一种文化要想自我保留下来，而不仅仅是在其他文化中被保留下来，就不能只是以一种消极的方式去与其他文化相互作用，而必须主动吸取其他文化来补充和发展自己，获得自我发展的新形态。所谓建构新世纪的价值观，说到底，就是建构民族文化在新世纪获得自我发展的新形态。新的世纪、新的社会发展态势和格局呼唤着新的价值观念，我们应该积极探索，努力创新，为建构起能够合理指导新世纪人类生活的新的价值观，做出我们的理论贡献。

（作者为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清晨将至，黑夜依旧

竹田纯郎

一、是随之促进对价值的追问，还是阻碍，为什么？

马克斯·韦伯认为，“在现代西方，支配我们生活命运的力量是资本主义”^①。这种支配命运的力量，不仅停留在西方，而且不是支配了全世界吗？怎样评价？首先，我想在现代，价值问题的根源潜在于资本主义之中。

一般来说，随着资本主义利用商品交换的可能性，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为了追求其目的或者为了获得某种合理性，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也有相反的某种合理性发展了现代资本主义。首先，经营组织是合理的。次之，基于预测和计算，在目的的追求中消除了一切障碍达到技术也是合理的。从此，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携手发展起来。像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技术共同的合理性是理性的‘计算合理性’；并且，处理问题的生活态度更是合理的。由此来看，计算合理性明确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思考、

^① 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第 9 页。

生活态度以及一切相关的东西。概而言之，围绕价值的现代问题及其现状，也是随着一贯的资本主义的计算合理性所带来的。

在我们研究者的集团内也存在着这种现状。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庞大计划规定着每个研究者的生活态度，并且，在理性的计算合理性的基础上是合理的运营制度。因此，学问研究是一个变成了带着‘企业团体’（海德格尔的观点）的特点。这个‘企业团体’运营制度的别称不过是基于处理计算和预测的‘官僚制度’。而且，作为专门的职业人，我们每个人都这种制度中生存。如此说来，贯穿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即制度、理性、生活态度的合理性，对超越政治体制的不同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关于问题现状，从韦伯留下的悬念中是不是变得深刻起来？例如，创立大学制度的肯定是人类，但是，在今天的制度中，作为人才用于人间，因此，制度使用人、人间变成了被使用的。自然也是作为资源的基础，像这样的作为各种制度的一种结构，是以人间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 *Gestll*。在这样的系统中，自然和人间的直接关系正通过暴力抗争着，已经是潜伏的事实。由此看来，就在资本主义的系统中，准备了计算合理性的系统及其产物正在行使暴力，不仅如此，也变成了围绕价值的现代问题状况。在这样的问题状况中，我们是怎样生存着呢？

或者是从某一个价值秩序（即世界观）开始，或者设定目的，并且，我们为了实现目的就在于我们每天进行的工作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劳动是为了实现目的的手段，但是，比如我不拘泥于自己信奉的价值、或者具有意义的世界观问题，作为哲学教师的工作是可能受到鼓励的，像这样我们生存在不问自我所信奉价值的是非中。这样的勤勉于每天的工作、在享受生活的我们，被尼采称作是‘最后的人们’；其后，韦伯把‘最后的人们’进一步称为‘没有

精神的职业人’^①概括在他的大作中。不管是‘最后的人们’还是“没有精神的职业人”，他们都是作为专门的职业人，鼓励每天的工作、享受每天的生活的人们。但是，他们不问自己所信奉价值的是非，因此，其形象不过是在营利机械基础上工作的“主人的奴隶”。如果是我们对价值、意义毫不追问的话，合理的系统就会遮蔽了的问题现状。

根据韦伯的观点来看，依据预测和技术的“合理化”和携之而来的是世界“从魔术中解放”^②。所谓“从魔术中解放”，即从过去人们通过信仰、祈祷的神圣之力把世界从中剥离出来，那种力的祈祷已经只是在与我们交会中的东西。由此说来，“合理化”也只是关于合理化可能的计算和预测，因此，“从魔术中解放”的发展结果，就是我们已经不去追问生存的意义和不能探究死的意义以及对终极价值的关切^③。这种情况，韦伯把它称作“生和死的无意义化”^④，这也叫作感悟到了“神远去了，预言家也不在的时代”^⑤，这也是尼采所预言的“上帝死了”各种价值的无价值化、虚无主义显露出来的时代。由此看来，在现代的合理的系统中，不问自己所信奉的价值的人们代表着时代的生活方式。可是，不问价值的现象不过是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⑥。不是那样，不问价值及其现象不是虚无主义，是不能理解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也是对在 19 世纪的“上帝死了”和“虚无主义”到来的反应^⑦。

如上所述，在一边促进对价值追问的过程中，另一边实际上在

①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下卷，岩波文库，第 246 页。

② 《作为职业的学问》，岩波文库，第 34~35 页。

③ 《作为职业的学问》，岩波文库，第 36 页。

④ 《宗教社会学论集》，第 157 页。

⑤ 《作为职业的学问》，岩波文库，第 65 页。

⑥ Heidegger, Werke Bd. 65. S. 157

⑦ Heidegger, Holzwege. S. 205

阻碍这种追问，这种情况也就贯穿在近代资本主义过程中，即是在行使暴力过程中带来了虚无主义的合理的结构体系。

二、什么是价值判断的根源？

“最后的人们”也是基于他们的价值秩序所下的价值判断，如“时间就是金钱”，但是，他们不去追问所信奉的价值的是非问题。并且，关于价值是非的追问，不过就是价值判断的由来、起源问题。如果按照尼采的观点来看，“在任何条件下，人的所谓善恶的价值判断是怎样产生的 那样的价值判断有任何价值吗？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尼采使关于价值判断的价值、起源的考察成了“谱系学(Genealogie)”。“谱系学”与平常意义上的历史(Historie)不同，它包含着价值判断。以上两点我们必须关注。

每个人、每个集团都有其归属，例如在家族基础上孕育了亲密的人间关系、身份、阶层、制度，人们自立后，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制约。因此，每个人一切的由来、起源受其孕育他们的制约是集团、阶层、制度。如此说来，价值判断是由其个人的及其所属集团开始的，就是说，价值判断的起源、由来归属于他们所处的集团、阶层、制度。至此，明白无误的是谱系学的两点是互相交叉的，这和通常的历史不同。

通常意义上的历史是以前的历史事件和以后的历史事件因果式的合在一起，是一条线索的历史故事，并且，如果从历史学家站在神像下鸟瞰历史事件来看，具有线索发展的普遍史也就成了发展的法则史。像这样的历史事件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历史。与此相对的谱系学在探讨历史事件起源的立场上，不去探讨这个历史事件的以前的事实，而是在这个历史事件所产生的舞台上、如探讨身份关系、阶层关系、制度等，这是谱系学与历史的第一点不同。

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在历史故事的立场上，按照前后的时间关系排列，与此相对的谱系学必须是不按照时间的顺序，为什么呢？因为谱系学所探讨的起源是阶层、制度，从这样的阶层、制度的发展联系中探讨历史时间的连续、相关的变化。或者说谱系学如法国大革命的战士像重温古代罗马共和制度的旧梦，通过模仿过去来描绘现在。所以说，谱系学不去仿照向一个方向流动的历史事件、不去仿照一部连续的历史事件、不去注意过去的制度反复制约着现在，这是谱系学与历史的第二个不同点。

因此，从谱系学的立场上来看，每个人、每个集团所信奉的价值决不是自身的、绝对的东西，他们是在归属于身份、阶层、制度，一边受这些的制约，一边又在通过自他关系明确价值的比较。为什么呢？因为身份、阶层、制度是人间相互关系、集团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定。由此看来，谱系学是追索每个人所信奉的价值、每个人所信奉的价值判断的起源，并在追索起源的过程中连带着究明关系，因此，可能破坏机智判断的自我性、绝对性。概而言之，价值判断的谱系学必然受到价值判断的批判。

再重复一遍，价值判断是根据各种各样的人间关系的由来的比较研究。由此看来，随着人间关系的变动，价值判断也在变化，也产生了价值的颠覆。现在，我们试看价值颠覆的谱系学如尼采所论述的‘怨恨’（弱者的心理，译者），对此，韦伯认为‘宗教伦理是根据阶层关系全面的制约，这一见解是导源于尼采的极高明的怨恨论’^①。就此观点，马克斯·舍勒也论述过，并且，M. 福柯进一步阐述。他们的论述大同小异，描述了价值颠覆的谱系。

“怨恨”是什么？舍勒认为：“所谓怨恨本来是一种反作用，即在行动上被禁止，只有根据简单的想像上的复仇，是埋藏在后辈人心中的怨恨情绪。也就是所有的贵族道德从夸耀胜利、自我肯定中产

^① 《宗教社会学论集》，第 39、42 页。

生的，但又是奴隶道德从头脑否定外在的、其他的、不是自己的东西。并且，只有这种否定是奴隶道德的创造行为。从评价的角度着眼，只有这种颠覆才是怨恨的真正本质”^①。舍勒引用《伊索寓言》中的故事作为例子巧妙地说明了怨恨导致了价值的颠覆及自我的正当化，就是狐狸得到了破了的甜葡萄，产生了“无力感”，即为了不能复仇，葡萄实际上不是“美味”，而成了价值的颠覆，不得到葡萄就使自我正当化^②。

从以下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到根据怨恨而价值颠覆的谱系：

- a. 在远古时代，是英雄和半神统治的天下。
- b. 后来，是把握自我的贵族的、战士的阶层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来到了。
- c. 在犹太教时代中，富有才智的、力量弱小的教职阶层取代了贵族的、战士的阶层。这就意味着犹太教是具有“怨恨”的教职的民族，是有关于民众道德无所创意的民族。并且“预言者自身肯定出身于被压迫的阶级，其代表者也许没有，其中说教的内容也不过是来源于被压迫阶级的观念世界。救赎、预言之所以必要，是对被压迫者而言”^③。这个犹太教=基督教是“回到罗马、臣服罗马”。
- d. 宗教改革是日耳曼对罗马的胜利，不过是价值的颠覆，宗教改革是“贱民的(怨恨的)运动”。
- e. “人间的平等”的近代的理念不是来源于斯多葛学派，不过是源于犹太教=基督教^④；伴随着法国大革命的是打破了古典的理想”。
- f. “最后的人们”也就是服务于赚钱机器的人（主人变成奴隶）

①参见《舍勒选集》(中译本)上卷“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一章，上海三联书店 1999 年版——译者注。

② M. Scheler . Werke3 . S. 39

③ 韦伯：《宗教社会学论集》，第 46 页。

④ Scheler . werke3 . 108~109

的时代来到了。为什么呢？因为“主人被消解掉了”。

以上是对价值谱系的描述，在这里最重要的问题应该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后裔是在‘最后的人们’中潜藏着的‘怨恨性’。

韦伯曾经指出，担负着近代资本主义发展重任的市民是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教徒，这个教派所确立的‘预定论’认为，人们死后升天堂者和下地狱者在上帝那里已经预定好了，但是，人们并不知道这种预定，只有沐浴着神的荣光在世俗的职业上辛勤努力，人们获得利润应该赞美神的恩赐，因为不能独步单行，克己勤勉附带着赢利性，进而服务于赚钱机器的“主人即奴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些人的出现，就是宗教改革的全部意图和结果^①。就此来说，“预定论”也好，“最后的审判”也好，以及“人天堂者”和“下地狱者”等说法，都是加之于每个人的心理压迫，是给予排除“下地狱者”的根据。其中不过是包含着对显示的人间关系的复仇；“最后的人们”的价值判断应该说带着“怨恨性”。

“最后的人们”每天努力工作，也享受着生活，但是，他们被困在社会系统结构中，相互之间不能亲密地交往，笼罩在孤独的内在世界里。并且，人间的自然作为人材、外在的自然作为资源被吸收了。概括说，人间的自然和外在的自然两方面互相进行残忍的攻击。“最后的人们”所信奉的价值秩序不过是颠覆了原来的价值，即不过是把自然看成了恶魔，其价值判断应该说是源于怨恨。

“最后的人们”是在人类平等、人类之爱的近代理念下培育出来的，并且信奉这种理念。现在也是许多人限于既存制度下的差别之苦，这些理念既是对现存制度的挑战也是对其制度的否定。但是，如果通过文字去接受平等的理念来看，这个理念可以说是要消除如性别、身高的不同等自然的差异、现世的差异。而且，因为人类之爱的理念在文字上是普遍的，并且是抽象的东西，只能在纯粹的

^①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上卷，岩波文库，第13页。

形式上实现。因此,韦伯认为,这种理念不能成为对具体的他人的爱的行为,只能带来‘独自的无人间化的爱’^①。这种理念也还消除了所谓的个别的、具体的不同的人,如果说这些近代的理念是带着对既存的差异、既存的价值秩序反抗的价值,限于此,由于对差异的否定就是价值的颠覆,这样的理念也可以说是孕育着“怨恨性”。

没有差异的纯粹状态是什么的东西呢?尼采认为那是一种“催眠的无感情的”状态。为什么呢?我们人类如果处于没有差异的状态,因为无论谁都一样,那将沉浸于模糊、暧昧的状态中,也就是另一种“感情放荡”的倒错状态。为什么我们人类退居于没有差异的状态时就没有了存在的耐力?因为在感情的放荡中,看到的是生存意义的终结。如果说这样的没有差异的状态有价值的话,那也就是对差异的否定。而且,他们也有不同的地方,如‘教育、犹太人等,总之培养出来的是作为好的赎罪的山羊’而葬送了。只有在没有差异的状态中政治煽动家才能捏造差异的存在,煽动人们复仇的感情,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政治煽动家给德国带来了悲剧。

三、产生价值的新地平线打开了吗?

“最后的人们”把没有差异的状态作为善的,因此孕育着行使暴力的可能性。为此,我们不能停留在“最后的人们”阶段。那么,产生价值的新地平线打开了吗?如果像这样的地平线可能有的话,那它是什么样子的?坦率地说那也许是对抗贯穿资本主义的合理结构、对抗资本主义精神所特有的价值判断的一样性的新的地平线吧?这个新的地平线是对贯穿于资本主义的合理结构的反省的地平线。面对‘最后的人们’所持有的一样的价值判断,在产生多样

^① 《宗教社会学论集》,第 113~114

的价值判断的同时向包容的状态发展，即从差异的状态向差异的新状态发展，这就是我们一步就可能达到的地平线。必须肯定的是新的地平线不是复活过去的身份制度、阶层制度，必须是一方面容忍人们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必须追求人们之间平等的正义，新的地平线必须能带来这些东西。

韦伯曾记下了“清晨将至，黑夜依旧”^①，这意思是说在夜色中，预兆着产生价值的新的地平线吧？通过这样新的地平线，追求产生多种多样生命、社会系统的构想是可能的吗？M. 福柯提出了跨越生命系统、社会系统的构想，其中在各种各样的多数中有区别，怎样不在综合力量支配下，而是从诸要素中的复杂的系统。那么，这个复杂的系统是怎样的呢？

贯穿于资本主义中本来的、合理的系统是生产高品质一样的复制品，但是，这个复制品失去了像生命体那样的具有个性和多样性。因此，必须构想产生个别和多样的系统。应该注意的是，谱系学是在个人、集团的力量关系中探究价值判断的起源，在其系统构想中是着眼于各种条件的力量关系。这个系统构想，首先是在这种力量关系的各项条件中，如在每个人、每个集团、生命体的各种细胞中，不是等质的东西，而是具有不同的性质。其次，它们的条件是在相互对抗、相互作用中考察。但是，推广力量的相互作用不能采用还原论对各种条件还原。就是说通过持有个性的、多样的生命体，作为从其最小单位建立的结构，是不可能产生生命体的。另一方面，预定整体的形成也可能退居到整体论。如果从严格的整体论来看，生命形态也好，社会形态也好，根据预定决定论可能预测其发展。与其说比如生一个怎样的孩子不能预测，倒不如说孕育着预测不可能性和计算不可能性，但这是产生生命、社会形态的力的相

① 《作为职业的学问》第 72 页；参见《圣经·新约全书》“以赛亚书”第 21 章——译者注。

互作用。因此，像这样的相互作用的结构是复杂的东西，其复杂的系统不是产生复制品的系统，而是可能产生多样性东西的复杂的系统。这样一来，从复杂的系统构想来看，产生重视个性和多样性的价值的地平线不就打开了吗？

如果这样的地平线打开了，微笑和幽默就不是不适合我们的梦想，对每日辛勤工作的“最后的人们”来说就会从内心里发出微笑。它们不但持有在自身中的多样性的价值判断，而且如果怀有这样的心情，就会转换立场，能够认识自我，也能不受一种价值判断束缚自我，更能用不受束缚的眼光看待自我，并发出会心的微笑。为什么呢？在时光中转换立场，可能远看自我的态度，如果从另一种方法来看，可能反复地看待自我的态度就是幽默、滑稽，因为从中产生微笑。但是，因为“神远去了，语言家不在的时代”产生的肤浅的精神，在潜在的自我中会神采飞扬，在最艰难的事业中也会没有什么不同。

(作者为日本金城学院大学教授)

价值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李德顺

自从价值论的研究在我国开展以来，已经日益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呈现了一派兴旺的景象。但有一些属于前提性的共识问题，讨论得显然还很不充分，以致于无谓的纠缠过多，造成原地踏步，不利于研究大跨度地展开和前进。这里仅就其中几个问题谈一点体会。

一、关于价值论的学科定位

在哲学上，价值论可与存在论（*ONTOLOGY*，旧称“本体论”）、认识论相并列，是最重要的基础理论（元理论）分支之一。其中：

存在论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什么是存在？什么存在着？怎样存在？”（在逻辑上，它包含“存[本]体论”和“存态论”，亦称“是论”或“存在方式论”两大部分）

认识论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人是否能够和如何知道世界及万物的存在？”

而价值论提出和回答的问题则是：“世界万物的存在及其认识